

孫竹履談卷之二

宋朱系
振錄西
謫岳岳

信陽山人吉州陳德

王
火
火
火

宋時君臣之間猶有官府一體之意詞臣賦
達入禁庭伶人被諸管絃多經進覽子瞻以
風聞於朝逮赴臺官幾陷大辟謫黃之後作中秋賞
月詞又傳致禁中神宗覽之至只恐瓊樓玉宇高處
不勝寒曰蘇軾於是愛君遂有賜環之意親降手勅
量移汝州曰蘇軾熟居思各閣感滋深人才實難不
升遂棄去君之於道猶父之於子長卷生成匡直糾

國
國
國
國

不思之為國受教之為雪霜如化工着物而不留則
予奪何往而非義軼於神宗雖謂之遇合可也漢唐
黨禍禁錮終身歿不還葬故鄉其亦異乎宋矣

漢昭烈勅後主蓋其屬纊之言也風義嚴正詞旨和
平三代已來僅有此顧命耳曹孟德英雄冠世臨歿
嗟咨涕洟貽戀婦人分香實履又令銅臺憑帳朝夕
望食西陵其志趣之真瀕死適見孫權晚節溺愛寵
姬嫡庶之間世亂異國其詭謀視曹又不及夫昔賢
云死生之際可以觀人曾子臨終易箦而啓手足是

也昭烈之言曰母以善小而不為母以惡小而為之
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大哉帝謨豈惟後主之鑒規實
迺百王之著察

周顛清直公中東遷之初輔晉為烈其申救王導實
亦知其無他蓋附於祈矣與叔向之義也豈意導之
熱中切齒哉敦金堂戒初無戮顛之意其云周蕞南
北之望是尚知所警畏而不敢違乃陰逢其惡使之
甘心戕割鼎鉉之司喋血都亭之上老氏禍首實誰
為之後見人心不順敦事無成始倡大義滅親私計

保族所幸天殛敦斃江漢始平我雖不殺伯仁伯仁
由我而死幽明之間負此良友天歆彰導之惡使自
為詞否則晉史多為導諱誰則知之邪宋人謂褚淵
身後何以見宋明帝地下云云王導伯仁亦云

桓溫至秦王猛被褐來謁捫虱而談當時之務愛若
無人溫睥睨一時懸軍弔伐既梟姚興之首自詫威
武無前猛以布衣遂巡杖策視若等夷一見契按且
謂江東無與猛比使溫誠忠晉室收召其良引俱南
向同升諸公蓋其才局功烈所建必不在玄石諸人

之下僅署猛軍謀祭酒猛才智之士見形生疑如從
溫歸必惟恃害之有韓非之禍寒裳避弋色舉而飛
俛仰從秦符堅用之遂乘以霸縱神螭以赴巨海弃
謀臣而資友邦溫媚疾之罪大矣逆玄之反舉族鯨
鯢天亦報溫之不爽

陳公甫振古之豪也宋元豐以來窺天人之蘊見道
德之全養虛致神超然獨契濂溪明道之後一人也
近時議者謂公甫因會試下第沽隱江門立為怪魁
高自標榜務於盜名欺世噫是以兒童博塞之心度

聖賢也瀛溪由舅氏任子官不過知軍而開千古道
學之源行自聖傳心之秘後之人寧以瀛溪不從科
目俾不與於斯文哉貴遠賤近信耳塗心世固比比
爾蟬聲鳥韻睨睨雌黃聽之者一過耳而已

宣和開邊啓釁者馬植高梁師基謀者童貫王黼然
非蔡京父子老奸為相而主於內彼四三人者曷能
以有成哉當時君子正人相率淪於黨藉杜口結舌
無一敢言其非永裕高拱清虛荒淫作巧徒擁虛器
道不足以成化明無能以燭奸廢百年之盟犯可興

之虜兵弱財匱將寡謀疎一敗天亡六師星散而青
城拜表五國為囚夫唐天寶之末楊國忠日南之事
亦然喪師二十餘萬猶隱敗為功亦由林甫為相玄
宗昏於色而不悟也是故君天下者頃刻不可蔽明
左右不當擇相作事更宜慎動小人益弄威辟足以
亂國喪家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噫言一而已
動可不慎乎

酈炎謂季札三讓吳國不慕周公急時之義思先君
致國之意委而去之竟以亂吳是謂未可與權似矣

然古稱匹夫不可奪志夷齊孫孤竹邦人立其中子
使無中子夷齊亦就乎否夫義之所在求諸中心而
安吾知夷齊不為最尔孤竹奪也孔子賢夷齊當其
厚非季子惜當時門人無以季子為問而不見予於
仲尼耳雖然歛迹延陵歷聘上國既讓去而為之使
無乃委大而忘細乎豈問禮觀風則去之而後使
命無因而至耶嗚呼是則季子之志之可傷也

三代已來學宮皆釋菜先聖先師以當於崇德
也夫德莫大於明倫倫莫大於父子莫先於長幼者

也唐列先賢配饗從祀是時人惟尚藝士鮮希賢進
淵以先無繇而父子之性系予參以註季路而長少
之叙畢延於有宋回參與及高享廟堂咸先父食

聖明釐正大祀革去濫封別祭哲繇使共啓聖厚倫
敦典莫此為宜所惜諸君當制作之時鮮將順之美
不推明崇德象賢之義去四配十哲之稱次第堂階
惟長其少孔子六歲者狂典季路有右伯魚以次就
列而淵與思孟叙蒞後從父子無先食之嫌而饗有
家庭之樂則啓聖之祀自在孔林可以無建矣夫鄉

黨莫如盜輔世長民莫如德乃於明倫敦教之區顧
嚴以朝廷列爵之制是唐人不學之過後代因而蹈
故襲常耳今其長幼失倫皆由釐正未盡回矣率先
於父執及軻珙越於先賢俎豆有多寡之殊性牢致
羊豕之異逝者苟你必不著香萬一執禮之人重為
建白虜謨聖鑒一覽曉然世教人心固有補也

王莽盜漢淑堯舜禪授之說文欺天下曹丕祖之而
山陽下賓司馬氏以後千餘年間賊臣作亂皆以為
詞雖唐太宗之豪傑宋太祖之英明藉口隋周讓小

兒而逼居其有他尚何言哉惟五季唐莊宗弟朱梁
而漢劉智遠立於出帝北遷之後差強人意其然智
遠提重兵守太原束手國亡徘徊觀望亦亂臣賊子
之歸耳惟我 朝載胡元之餘閭復漢官之威儀唐
命肇基直與漢等湯武視之且有斬德矣

姜嫄復巨人跡簡狄感玄鳥生稷生契德為聖人皆
自元將合朕兆自萌如麒麟蛟龍生異群品非偶然
也後世好誕樂怪信耳昧心似謂源狄觸物成孕無
夫生子而棄其母者名為軒龍之嫡似皆無父之兒

即如世說所云叔梁紇淫於微在野合而生仲尼悉
此類也筆之簡編肆無忌憚抑所謂處士橫議至於
風生有王者作自不待教而誅者也然余覽詩生民
篇宋人定註固祖其論以立經垂訓矣噫看場夢
豈獨漢儒之惑云乎

世恒言文王全長立少武王因之興周而千聖未嘗
以為非帝乙舍庶立嫡辛紂因之亡商而百世不敢
以為是蓋長嫡固常經而天下亦大器堯舜聖人且
變通於賢而先謂樊矣太祖更致國與天下於第其

心誠在生民雖其子且不之顧矧曰長幼嫡庶之間
乎故漢高以趙王類已故立為嗣議竟格于子房嫡
貽人豕神堯以世民功大使代建成意終奪於閹閣
血喋禁庭夫四海重大之基乃律以一家長少之叙
是謂放飯流醢而問無蔭決者也國初懿文之薨
聖祖注簡文皇因劉伯溫不可而止夫 文皇親為
高后首出雖少而嫡倫統亦宜吾不知伯溫所見如
何而基革除靖難之變

吾宗及冠世才雄心明正閩東遷有晉惜其所事者

符堅許平仲淵道學志辨華夷南渡有宋惜其所
主者蒙古堯君素疾風勁草之死不移其固守蒲東
乃甘心于逆唐王鐵鎗豹羆雄鬪逢時自奮其回翔
河上乃効節於賊溫是皆擇非其主比之匪人雖偶
襲一時之奇名終莫逃沒世之遺論是以君子仕止
之間須嚴冠履之分從違去就逆順是非皆當曉然
使不迷繆則常變從容其寡過矣古之人有行之者
茅容徐稚造次以之
阮嗣宗之不仕晉本心也後集法禮酣沈糟粕者欲

先東市之刑更求速化之術耳一醉六十日不醒此
豈其得已哉義隱詞文行危言遠讓之其明其首索
之不見其踪殆所謂字約施博該近措遠矣籍作司
馬炎勸晉伐有顧其存箕山之節夫晉之攘魏天下
知之籍豈無見於宗頤之感為此老生之說耶姑示
志於言陰折其煽於一絲九鼎之際寓默奪法移之
機其言今固在而其情則可深長思也

完顏亮盜據中原稔惡肆毒大殺其宗族而收諸婦
女雖從母姑姪姊妹姊姪皆淫作醜靡所不極矣氣

董聚皇天不祐誘其南寇殛之瓜洲雖屠割以死未
正典刑南北猶以為恨亮從弟世宗雍封葛王尹濟
南妻烏林谷氏儀容脩整亮欲召而私之烏林谷曰
我行矣否則上必戮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至良鄉
自殺君子曰哀哉烏林谷之志也不患死難患處死
之難使先於濟南則累其夫矣後於良鄉則辱其身
矣從容引決履變如常吾固西亮之乃禽乃獸非我
族類抑豈知烏林之為鳥為鳳出我人群昔至良鄉
哀而吊之詞焉

宋藝祖太宗起於武胄兄總禁族弟參戎幕事必相
咨謀必見就况陳喬之變預籌豈止一時想其初舉
誓目指天已有以位相及之意否則素有大志非一
人所能計而成者金匱丹書特托昭憲顧命以自文
耳龍行虎步異日必為太平天子後太宗紀元太平
興國蓋踐其克之云也京尹封王五季銅龍法故草
昧之制因循未變太宗固久居之矣藝祖方面過肥
偶疾速殞醫家諸症種種有之兄弟相傳意已素定
何待亂命而後為言作史者曰顧命大事也舊史實

錄惜皆不載然此後宋世諸帝彌留所傳又皆何語
乃獨至於藝祖兄弟而疑之痴人說夢千古同訛長
編倡其端元史踵其贗我朝諸君子信疑各半是否
相無累牘連編誠為白骨加蠹而已或曰藝祖兄弟
陳橋之事唯趙普知之故力排秦王以致貶死而不
有天下

或言宋太宗不踰年改元開寶不為服悼園之廢武
功之死準以誅心之律難逃弑逆之誅曰藝祖兄弟
興於戎行習見五季之間安其簡陋之俗不踰年而

改元者踵訛以新天下之聽耳嫂叔不為服古禮相
沿彼固有見於兄無見於君者也秦王因告變得罪
出趙普陰謀如李輔國於建寧史彌遠於濟州告者
三至慈母投機亦何疑於太宗耶彼楚王親其長子
因火廢錮至終其父之身亦豈其情哉德昭之死史
明載其由固不待辨矣

宇文虛中者宣和末為尚書左丞建炎之初以京貫
黨論削籍後應募使金辱命投拜佖虜二十年為翰
林學士承旨通顯矣與其群高士談者復圖歸宋遣

使啓謀奸檜執國因泄其機遂至赤族蓋及復小人
也檜死亮誅宋錄其愆贈官賜諡蔭其族丁魯見宋
名臣錄載之與洪忠宣等夫人臣之義有死無貳春
秋之法無將必誅虛中事宋為有貳在金為無將蓋
天壤之殘夫不容于五霸之世者忠宣之罪人也筆
之同傳豈誨亂長奸與

洪忠宣在虜十五年流遁冷山繫陳王悟室帳以應
對強硬屢落虎口矣陳誅洪幸不死得移燕都每馳
黎粟果麵起居二君紹興庚戌以來元虜中聲息皆

其密聞難不志君真忠臣也岳忠武

岳武穆後改諡忠武之死

金酋酌酒相慶洪亦蠟書於朝是時奸檜當權陰通

虜訊事機一露立有死期而高宗不加詰奸檜不見

尤無亦有天道其間抑鬼奪檜智耶洪歸忤檜虜死

南中檜薄其過於使命之時而困其身於歸國之日

偃月之忠其美吾因憶宇文虛中之事而幸忠宣之

得免

稽叔夜阮嗣宗皆略弃禮法放浪形骸蓋幾於短髮
文身外倫傷化矣魏之末季倒置冠裳知士忠臣宗

王賁厥駢首就戮運祚陵夷二子者心存舊國恨在
首陽事無其機志不獲騁故發諸論述恒切齒不平
既之大人先生傳刊落世塵聊自廣以見志而抗之
絕交書則菲薄湯武直陳已志有誓不為臣之心橫
觸禍羅倉猝召變狼藉東市竟致絕絃誠烈士所大
痛也是以君子居亂邦見惡人與其危言峻行以速
咎無寧危行言遜以自全

蕭曹俱起沛中小吏佐漢祖取天下何素善矣後為
將相乃有隙然何死所推賢惟參矣聞何薨亦戒舍
人趣治行知何所薦惟已也及代為相遵何約束諸
無所變更時為之語曰蕭何為相較若畫曹參代
之守而勿失夫二子者知公忘私國忘家王臣蹇蹇
匪躬之故奚暇脩一時之隙哉東漢而來相天下者
則異於是樹類鼓朋要為死黨如牛僧孺李德裕抑
又甚哉事根於細微禍歸於宗社人之云亡而邦家
為之殄瘁吾於漢唐之季蓋有深悲而不忍言者
至十明文天祥羅倫廷對亡慮萬言十朋專指攬權
天祥以法天不息倫則明倫理正綱常皆自當時所

急務而言中切事機指陳要實使其說而用類非迂
遠空談後天待身殉宋柱而王羅二子備然名臣誠
世儒所謂士人第一步也練子寧乙丑廷試以輕才
殺士直犯高皇擢進士第二授脩撰與狀元除令
其言在讀之堅毛高皇聖性嚴重不知當時何以
容之坊間刻梅溪文山一峰三策遺練不錄豈以其
名第二耶抑其時練犯國禁而所對未傳也練臨江
人死革除之難

張珪守合元將貽之書云君子之為臣不親於宋之

子孫合之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蓋言宋宗王族厲
皆為周冕也吾因記少時見友人臨趙子昂詩登樓
望闕一篇於便面者戲續四句於後曰錢塘舊是宋
長安木豸高低眼盡看更莫登樓天北望別家門戶
倚欄干夫子昂親為王孫早登名第仕雖不通顯而
身出天潢宗國既亡豸離興嘆微子抱器東陵種瓜
終身布衣亦竟何憾今觀其詩遍唐唐書臨晉墨天
然畫品雅麗精工東海西湖地非偏勝若溪天目景
有全奇名教之中無往非遠何必失身冠冕交臂胡

夷汗顏洛邑之頑民俛首唐家之供奉哉班武人守
死不易與城俱亡子昂為翰林知國史見元將所云
云曾一動心否

荀卿以禮為偽世儒非之夫禮緣人情而有者揖讓
進退坐作威儀皆自然湊泊不假強為繁簡適中情
文俱備如衆星布列五味調和非矯柔造作所能實
天地本來之節所謂父坐子立君前臣名是也周衰
已後務為侈繚浮文末節無復真機夫子已有郁郁
之嗟而大林放之問寧戚寧儉之說蓋省文就簡約

適從中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又曰如用之則吾
從先進此以禮為偽之意也荀卿目擊熱中不勝其
弊而有是言豈真以先王緣人情而有者之為偽哉
叔孫通懸衰之後千五百年世變江河日趨於偽使
荀卿生于今日抑不知若何而有詞也荀卿之言世
儒不聽吾以為不可盡非

傳春秋者謂趙穿弑靈公趙盾亡不越境仲尼書趙
盾弑其君曰宣子為法受惡夫春秋紀實之書也盾
得罪于君出亡在外盤桓境上容與濡遲及汲皇皇

不違寧處原情定法似在矜疑固仲尼不為已甚者
之所深憐也趙穿賊殺故君君無所預今因不出境
之故遂準以誅心之刑巧詆峻文加人不道若是則
脩春秋者之義亦太刻矣律家坐造謀主使之入則
從而加功者末減今曲宥手刃君父之賊而加諸無
辜出亡之臣曰吾誅其心耳是秦檮莫須有之獄周
舉來俊臣所不為而于定國徐有功之深恥者謂孔
子為之乎然則靈公之死穿與有與吾知信經而已
矣曰經如之何曰趙盾弑其君

屠岸賈以私怨脩靈公之賊遂誅括同朔嬰齊而并
其族朔妻成公姊走公宮說而男朔友程嬰謂朔客
公孫杵曰立孤與死孰難曰死易立孤難耳於
是嬰任其難而杵曰與他兒死孤兒卒養之嬰處以
長曰若此者何如也君子曰在晉則黨逆法國必誅
於趙則成忠恩施不報蓋晉亦弑君之族而二子者
續死友之宗且致辨於難易之間而酬其必有為之
志屠讎以復趙緒以存如綫之厄頃刻立定及餘殃
以善慶易累卵為綢繆二子者不但能忠亦多智矣

俠氣英風至今猶可想見之史記所傳同括之死嬰杵

遠近當信春秋

馬援戒子書謂學伯高不成猶為謹厚之士刻鵠不成尚肖鶩者也學季良不成陷為天下輕薄子書虎不成反類狗者也又曰願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蓋欲其子之謹言端行勿道人過矣然後以之詔子而不自誠至借季良伯高為喻躬蹈其非而不覺抑何足以鑒哉意以之謗誰則尸之且其不終魚水之契也范孟博臨難

入獄告其子曰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夫知惡不可為必知善所當務忠信篤敬淑慎其身又何暇及人之賢否毀譽哉此孟博之優於伏波也

秦漢而後禮壞樂崩法制凌遲竟不能脩先王之舊雖由人事天實為之河間獻王德口無擇言身無選行深明雅樂稽古禮文栗太子之廢倫次屬之使其時乘六龍首出庶物以君師之位任制作之權博訪儒生精求往故必能去叔孫之綿最正長樂之樂章

漢去周末遠古制可以脩明雅樂因而叙正斯庶庶
幾復見三代之全乎景帝知德之賢乃越次立徹卒
於齊志藩國厄愆速得豈天運升降希邁夫淳古之
風太息斯人不得與後死之列

漢矣園昭帝均武帝之子戾園生史皇孫史皇孫生
宣帝初戾園以巫蠱死史皇孫亦被逮繫生病已獄
中昭帝立十三年無嗣霍光廢王賀迎立之是為宣
帝蓋戾太子之長孫昭帝乃從王父而武帝其曾祖
也宣帝即位追尊史皇孫曰悼考為建園廟以上接

昭帝之世正合古人四親之意名正言順事無不宜
世儒顧非之謂其不當以小宗合大宗若然則宣帝
即舍史皇孫而考昭帝矣考昭則祖武曾景儲高孝
文是漢廟考妣以宣上擬從祖皆適降一世以就
其孫矣夫禮緣人情而制棄父禰祖悖典後倫是安
得為禮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古人得天下不為矧
富有四海身絕六倫將以合於大宗可乎曲學迂儒
不通之論綱目何取焉而附之也天下固無無君之
時亦豈容有無父之國誠以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

順而事不成至於民無措手足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黨錮諸賢出而朝廷正名論昌君子之道長黨錮諸
賢歿而漢祚衰世運否社稷之難作蓋安順以來諸
君子雅道孤高法言危峻各自標榜競相是非使人
望若冥鴻翥如威鳳飄翩霄漢苞采爛然乘墉之夫
思緩弓繳也久矣諸君子不悟反觸其機事激于過
剛之李膺業作於亡命之張儉賢人達節俛容被收
國士名沉駢首就戮生四海英雄之氣失一時豪傑
之心於是董卓孫堅各承其弊曹操袁紹坐享其成
而九廟丘墟炎劉不祀矣所幸遺韻流風修然未泯
故燃灰振槁未即烟銷吾嘗謂桓靈之祚維持不解
延於數世者諸賢蹈厲之功山陽之基摧折莫救終
為虞賓者黨錮激成之罪

記射禮云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人後者不入
蓋言將莫弱於賁軍大夫莫辱於亡國為人莫耻於
人後此三者皆勇不足以自奮業不能自強故棄之
使自警策耳蓋以射主觀德而敵愾無勇積弱者造
足褻威而奪氣非甚惡而黜絕之也後之為言與非

敢後也之後同世儒求其說而不得傳會為之詞凡
無子而求為人後者志親貪利故不使入斯言也舛
理亂經莫此為甚是豈嘉善而矜不能之義哉夫六
籍皆聖人常語如致用之有救粟淺近平易無不曉
然而談者務繁為之深推而使遠何耶恒言經至漢
而說愈壞其禍甚於秦燬道至宋而講益精其害近
於洪水

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以無事視有事者也岳飛所
駐營處兵皆被甲重鎧以有事視無事也一則勞能

知逸一則安不忘危然亦顧其時勢之輕重何如耳
混一與復讐孰為殘兵與暴金孰強是故兵無定
法奇譎靡常也乃謝安之圍苻堅之博奕則強敵
在外無可如何姑鎮靜以安衆心淝水之征城下之
結誠孤注也符秦天敗耶律自摧而晉宋以安夫豈
二子者之勸哉安石折屐喜而不伐萊公歸相復而
自矜是以世路之禍福頓殊而功名之終始亦異
司馬懿人雄也當三國時孔明之下罕有其儔以時
魏武極異之恒置諸座下建安末造生已壯於其

州弘沉毅之機英果奮發之氣雖斂鋒藏鏑而脫穎
拔群亦已可見矣終日侍魏武之側獨無動心乎晷
人死不棄民留賢臣以遺子孫秦穆殉子車氏三子
史譏穆收其良以死魏武於懿寧非是心其不害之
意良以此於戲孔北海之志廣才疏揚德祖之器敏
識達物以所操皆忌而殺之彌衡稍露光芒送之
黃祖使之甘心猜狠雄心靡所顧惜亦何有於仲達
武夫操之任教畜奸欺孤亡漢天方好還遺之以懿
為之屠剪然則操雖神智其如天何

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其在朝廷恭肅誠敬頃刻
不忘執圭使擯鞠躬色勃如弗能容今記於鄉黨一
篇者固可以想見故曰事君盡禮又曰雖違衆吾從
下是時祿去公室政逮於大夫而仲尼事君如此殆
與周公居東恐懼流言赤烏凡凡復子明辟北面為
臣之意同真聖人之道也孟子為鄉於齊乃以賓師
自處不能產彩亂邦當朝之辭問卿之對使當漢高
魏武鮮不橫罹禍罔非明哲保身之貞昧危行言遜
之義要之不可以垂訓使仲尼遇齊宣溫良恭讓之

德緩來動和之機或足格其非心感發善念一舉為
政而天下宗齊矣惜孔子所見者衰替之景公僅能
邀顯名於晏子而不以季孟之間處仲尼死肉未寒
而運移于厚施之敬仲

孤竹賓談卷之四

石陽山人吉州陳德文

石平仕秦封東陵侯秦亡為布衣種瓜長安青門瓜
五色甚美世謂之東陵瓜鄱侯何知其入客之嘗勸
何辭加封食邑五千戶後何乃以功名終君子曰平
古之知大也齊孟嘗發魏中郎范粲拜送出邸因發
病狎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三十六年竟卒車
上車蓋魏所賜者君子曰粲古之義人也吾蓋於元
得一人焉谷罕氏王用文仕為朝陽路總管城亡自

縊不死逃入福清山中者死十年其臺城既一區宇使
徵之慷慨賦詩竟仰藥死用文蒙古人從容赴義者
重泰山可以勸忠矣其詩曰昔日潮陽我欲死宗祀
如絲我無子此時我死作忠臣絕祀覆宗亦可恥今
年辟書親到門丁男屋下三人存梅花片腦如雪白
一死了却君親恩先御史公洪武末巡按福建時曾
傳其事文今存

宋鄧光薦字中甫廬陵人官至禮部侍郎直學士院
嗙山亡投海者載為北軍鈞致張弘範禮之以殿文

杳相行至金陵詔釋為道士自便丞相北去光薦有
贈詩今憶其二云秋氣晚正烈客衣早知寒把衣不
能別更盡此日懽出門一萬里風沙浩漫漫豈無兒
女情為君涕洟瀾百年會有盡千載無餘觀明明君
臣義公獨為其難願持卅一寸馬金青琅干當有撫
卷人孤燈起長嘆又云嗟予抱區區宿昔同里閭過
從三十年知不知面患難忍重逢家亡市朝變紫
箠踏海餘踽踽南冠殿劇談泥途際握手鞍馬倦依
依斯文意苦恨十年晚曾仲偶不逢隨世本非願靈

胥目未抉端欲請所見及茲萬里別一夕腸百轉餘
生諒須臾孤感橫九縣庶幾大尉事萬中丞傳又
有過宋行宮二詩尤慷慨悲愴讀之恹然文丞相為
叙其東海集贈之詩甚多載文山集中及丞相在燕
獄又有寄中甫詩云父要何落落末路重依依死矣
煩公傳北方人是非蓋以身後托之今督府諸忠義
傳出光薦撰在宋史

楊維劇秦美新逢萌視之若大豕華歆去漢即魏管
寧疾之如寇讎節士之高蹈也申屠蟠之因樹為屋
徒黨銅未發之先司空圖之結社玉官又賊燭初張
之日至人之明炳也然東西兩漢崇檢尚名未造陵
夷士益思奮危言採亂視死如歸延於數十年維繫
不解李泰伯所謂教道之結人心也唐之士品類尚
虛文談詭好奇動相譽數名節委地怪誕彌天元稹
之會真詩牛僧孺之周秦行紀是尚可以言人乎文
勝實衰綱淪法斲九州既沸一敗不支大節清忠身
殉宗社者惟司空一人是故有天下國家之責於風
俗才豈宜視為末務

開闢以來至於秦政三皇五帝之世界勢須一番轉
移蓋民偽益滋風俗日薄道德不同軌禮教不同情
阡陌既開經費日倍先王之制無容不變柳子厚封
建之說世儒非之殆未易言也子厚謂封建者聖人
特怵於勢其說甚然蓋塗山之萬國玉帛孟津之六
百諸侯人衆地分其能以廢之乎吾意鴻蒙之初生
民之始人各為聚勢不相維乃後聖人挺生首出庶
物別其疆域理而分之因曰封建周衰世變弱肉強
食陵夷以及七雄昔日侯封無幾其勢固不能不郡

縣也子厚謂公天下自秦始非也戰國之時諸侯破
滅齊楚趙魏多已建郡立邑如即墨大夫田單皆其
守令之長何獨秦哉但秦則盡去其籍而天下悉郡
縣矣吾意堯舜再作可議者井田耳封建決不容復
也試以武官世襲言之黃口乳臭割剝骨髓純綺膏
梁會饗富貴更使據有人民社稷自然必至慢神虐
民將盡削其地而去之耶抑姑緩其罰而徐為之所
也夫然亂天下必自封建始秦法固不師古如郡縣
之制通變宜民萬世常行不可因人而廢

永平古北平又孤竹君所理東臨滄海包絡山川控
帶邊陲拱護皇邑然劉守光肆虐之後敬塘并入契
丹土俗民風久非中國首陽高節半化於夷今為畿
甸邊城又直遼東孔道供億煩匱人力不堪閭井蕭
條郊墟蕪廢予所寓處林阜頗高時一覽觀慘然不
梁因記稚年講范文正公在延慶所作漁家傲詞正
為今日設也詞云塞上秋來風景異衡陽鴈去無留
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障裏寒煙落日孤城閉濁酒
一盃家萬里荒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

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朗吟數迴悲感懷殊不能堪弟
文正時為總帥三軍勝負所關詞氣衰颯乃爾軍之
所由不振也歐陽公謂其窮塞主之詞是矣吾輩旅
人凋喪絕塞思鄉懷古三復之殆可以興

漢末諸賢皆死於黨錮其幸不罹禍者惟郭林宗陳
太丘二人至軍興時各已喪亡矣媿姪姪隨時時就
位類多軟懦之士而典泓之徒也曹氏許都袁氏鄴
下悉養以祿秩如建安七子雖並美才不過文雅清
修無裨世運識略智勇且不能當子建况老瞞耶惟

文舉德祖力能高曠恣遠神龍威鳳精彩爛然
吾豈觀文舉所論盛孝章事操是時已默忘之而德
祖之死則已胎于辨蔡伯喈黃絹幼婦之時天下英
雄豪傑出操上者乃無留良然劉玄德孫仲謀諸葛
孔明周公瑾輩能盡戮之乎於時仲達朝夕王朝內
養梟雄外傳羽翼高貫擁損常道作賓僅數十年替
于司馬操安得與天定者而爭勝

子糾齊諸公子因亂出奔管仲召忽從之非真有君
臣之分不過赴難之人若孔子於匡於陳蔡者其然

以顏淵子在回何敢死之說例之則糾歿而仲忽從
難固非過情但義未定於委質勢難要以同亡孟子
所謂可以無死也曰誠然則召忽之死傷勇乎曰孔
子大管仲之功而云如其仁如其仁言如此事功業
庶幾可謂之仁非謂誰能如其仁也他日子貢問勇
齊則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蓋夷齊諫伐餓死首陽
孔子以仁許夷齊豈忍以不仁目召忽是死者立節
生者策勳道固並行義不相恃也或曰然則王魏何
如曰王魏具臣也不能義正建成輕佻速亂繩以大

法罪不容誅太宗赦而用之均為帝臣何二之有若是則革除之臣非與曰嗣君改元建號既以五年率土普天胥為臣妾豈子糾未復國建成未為君者擬哉吾猶恨當事之臣無仲之才寡徵之識而徒以死殉耳

詩言至於太王實始剪商太王之時去武丁猶未數十年商道方盛而太王方困於西戎幣帛珠玉事之而不得免安有剪商之事乎詩意蓋推言王業所自周命維新由於太王耳其美生有聖德妃如太姜

治其內子則王季齊聖妣姜孫有文王奕葉重光其凌駕勃興勢不可遏若剪商然昔賢所云賢才出國將興子孫才族將大也若太王於時即有剪商之志則是先蹈逆節自速淪亡况祖乙已後帝發已前尺地一民莫非商有太王雖有此志亦何由施其三孽基王迹者言有天下之德由此始耳如言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讀書者以意逆志宜取正始之音追詳大雅毋以闇昧之見上瀆聖人曰太王因有剪商之志而太伯不從乃朱子所引之說抑亦非與曰史遷妄

言以証聖後儒釀舛以得疑考亭誤取以註魯論也
豈是信為實然

史遷以堯為軒轅曾孫舜則其八世苗裔乃上授天
下於四世從祖已幾於遠矣而又尚曾祖之從姑堯
不以為辱舜不以為亂四岳不以為咈二妃不以為
嫌何耶禹與堯親為載從兄弟顧受天位於四世從
孫之舜舜誅四凶又斧鉞其五世從祖之鯀臯陶執
法八議棄而不言是愚得為名士師哉稷契同為高
高辛之子契五百年而有湯稷千一百年而有文王

湯僅隔一世之昭穆顛倒錯繆事出不經皆緣史
遷學本本於聖人論雜采於諸子矛盾皆戾考證欠
詳大槩其書不足為信抑豈持大玉剪商一事之為
誤也孟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禪言傳賢繼云與
子堯舜禹服屬未遠非異姓受命何以為禪孟子去
聖不遠秦火未燔其說當有深據馬遷是非頗謬詮
次靡倫聊足發兒童之笑

晉明帝果斷英毅漢昭不及自其少時已能辨日與
長安遠近之說其聰明睿智真足有臨前平逆敦不

動聲色邦家再靖遂有太山之安以假之年吾知駕
馭英雄削平海宇劉石不足為敵惜其早殞也豈司
馬懿欺人孤寡孤媚以取天下帝寔厭之遽收其良
以死乎人君覽此當務修德不貴恃威於以延續天
休永延皇祚晉室之亂殷鑒顯然自帝短折而江左
偷安勢成積弱雄臣執國命而殄瘁從之矣

晉世尚虛玄故謝安殷浩早年俱負盛名當時有深
源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亦望之切矣浩為揚州刺
史連年出師無功困罷江左桓温因朝野之怨廢之

安養晦東山四十始仕是時温方廢立王室陵夷易
姓受命之事恒旦夕間乃至倒執手板勢亦無可如
何即使温志如不炎安之竭忠得似卞生父子否諸
侯有道守在四夷特虛言塞責耳既而天速温蹙事
賴苟全符堅空國而南安秦遣玄石亦出無策姑以
禦之淝水之戰堅一敗天亡實由驕逸非安之力能
送其死也折屐之喜過望踰涯露出本相矣吾嘗謂
殷謝輩豈本同志實不遠安則幸濟浩特不幸無成
世恒得喪論人故安名浮於浩上史稱遵公忠安高

繫吾昔取

晏嬰子西沈諸梁皆春秋時才智之士以孔子盛德
光輝一見宜其即合顧不知之抑忌之邪孔子所患
正在無士書社之地尼溪之田使得受賜齊楚籠德
利見指掌治平使頽泐宅百揆李路治軍旅子貢司
應對公西華職宗廟子夏典詞命子將仲弓為之宰
衰周之未得一士而可王况若而人乎然則仲尼之
不王實天所命於二三子夫何尤然吾聞周茂叔熙
寧初年司法贛州趙清獻林時為之守非惟不知之

且臨之甚威趙清介絕俗一時名流乃不識癡漢何
也陳瑩中元符豪俊名與日月爭光因范淳夫談及
伯淳而問其為誰信矣知人之難也蘇方命圯族堯
誠之九載績用弗緒聖人且然而况其下者乎故曰
知人則哲

陳思王植魏之親賢也其所上表疏忠愛惻怛閔事
憂時亦曷嘗一日忘宗國哉錮於臨淄徙於東阿遷
於浚儀竟終於陳沉鬱悲幽卒以傷死年僅四十一
耳魏明帝遺留托孤不以周公之事命植而以伊尹

之任付靈信非所信疑非所疑明安在哉然抑欺暗
毀成妄干漢統有子如植殆及天常冲漠之中陰譴
不爽吾猶幸植之早世而不罹於白馬王彪之難也
文中子表章河間東平而不及植豈耳貴目賤之故
與

漢初宰相代天子理兆民一人憑式而改容百司仰
成而受事劍履崇重禮絕王僚大中大夫二千石已
上員稍不敬殿庭得以擢召而議斬矧又其下者耶
亞夫而後高皇帝命之臣漸以淪亡至公孫弘以布

衣四年封侯取相習為容悅取媚時君而漢相之權
掃地矣孫賀族滅屋舉腰斬車千秋輩僅克位自喜
而大司馬大將軍遂秉樞執命為國右臣霍光廢君
楊敞聞變流汗俯伏俛首畫成丙魏之時雖體勢稍
隆而事柄又失宣帝顧命仍以三將軍受遺相罔
知也迄於哀平莽遂以大將軍居攝即真延於東都
三公課吏而漢世無名相矣

呂后稱制王諸呂意畏平勃皆沉勇鷙悍且先帝謀
臣不忘白馬之盟也平勃於時堅持陵議抗詞庭陛

以死爭之後雖婦人當知名分產祿庸闕亦或審裁
矣彼見帝心膺之人一聞成命屏息鞠躬彼陵一夫
安能獨是平老奸宿猾退為大言特虛喝陳陵以道
罪照平焉知蓋先朝露不在於呂氏之先而馬嬰餘生
必成安劉之績勃固武弁仰成於平產不可奪祿不
可給太尉雖勇將若之何右袒一呼數族皆赤史謂
平漢初罪魁吾以為禍首也然武氏篡立狄梁公為
之輔相委曲諷導卒還中宗史臣贊云取日虞淵洗
光咸池潛授五龍夾日以飛吾謂梁公之功特幸焉

爾武威如火狄任其時類於危亡亦已數矣其無死
於婦人之朝不貽笑於盧氏之姥豈狄智力所能哉
亦天之助順人莫何如也狄歿於廬陵東朝之後而
屬纊當武嬰未死之年使武改心易慮狄亦其能為
詞况狄薦張柬之止謂其宰相才初非授以反正之
托五王舉措草率狄實無所詒謀博塞呼盧偶然一
擲亦文皇之流風未泯爾是故為梁公之勲者王良
詭遇而獲者也人臣大義先儒宜有取於王陵
赫連勃勃據靈武築統萬城今在寧夏其畚版之勞

世所稱有始淘細土和以炭灰取火焙蒸築以堅鐵
堵墻既就令脅力善射者利鏃穿入則殺工匠并築
之有因城十數武而死十餘人至三四更築者由是
堅固雄壯冠於西方雖金城湯池殆無以過勃勃死
業不再傳為元魏所併夫以三苗之重湖天險負固
不服且不能恃以久存况區區人力乎若赫連者造
以召亡之連也後之有天下者為子孫弘遠之圖思
享國長久之道立綱陳紀協天順人以道不以強在
德不在險

宋大中祥符已來東封既崇封爵遂濫凡天下神祇
古今義烈或降勅追封或奉冊尊號延於南渡歲日
無虛及至前元濫觴益甚岳岱皆帝川瀆同王如楚
之三閭大夫屈原漢之漢壽亭侯關羽商之夷齊趙
之嬰杵各號王公瀆典紊紊莫此為極

高皇既一天下悉令革去山川仍其本土之號賢達
用其當時之官五岳四瀆并各城隍土偶俱令毀壞
今之岳廟及郡縣城隍多有像在不知自何時重塑
抑當時庸懦有司奉行未盡耶屈祠在湘潭湖濱者

今已多稱本封惟雲長之廟布滿中原尚仍舊我男
武安王之號固皆洪武已後所建祠也昨過夷齊祠
亦有塑像然容覺額形神慘怛二子積餓本其素懷
斷案已經孔子明其無所悔尤矣其牌位左曰昭義
清惠公右曰崇讓仁惠公且端冕垂流比肩南面濫
名淫祀明德不馨二子有靈萬無陟降永守張子將
新其宇吾謂宜改題曰孤竹長子伯夷孤竹少子叔
齊以禮殿為祠堂易周冕為殿門雲車風馬庶二子
之來嘗乎張曰諾吾固將易之矣

天下之山皆自兌來豈非其總會也宛延磅礴入於
中原散為九州薄於四海然自今觀之西北水土深
厚由其近發脉處也冀州枕山帶河拓地益廣堯都
平陽舜蒲坂禹安邑皆冀境也湯徙而南然懷衛宋
亳俱鱗次太行亦不甚遠惟周興於岐下故在關中
至周公營洛亦接壤冀方後十餘世平王東遷居焉
但堯都平陽而陵在充之東平相去三千餘里豈河
東土厚反無尺地可為衣冠之藏意堯老舜攝端拱
無為乘彼白雲遊於帝鄉至充徂洛而遂卜因山耶

古人瀛博之苑其亦緣此耳禹陵會稽史言巡狩會
計諸侯崩而遂葬浙與江淮地邇秦政亦渡錢唐望
祀東海則禹葬直偽誠未易言惟舜陟方妃蒼梧而
葬吾決不敢然堯舜之時五嶺未入中國人物稀少
渺然大荒秦鑿山通道始徙賈人贅婿實之猶過半
厲死趙佗奄而有之且百年舜何事而得臨之蒼梧
韶石決知其無舜車塵也曰然則舜蒼梧之說何如
曾聞前輩何子元先生云青淮東海之間有山名蒼
梧在今海州宋元以前頗有長碑大甃人恒取為琴

石墨研地與鵲條不遠正合孟子所云意舜陟方因
山之封應在此處世人只以湘灘為的漫不之求至
誣湘君湘夫人為帝之二子從舜南巡不及而死又
指湘中斑竹為淚沾成是何異兒童指月為盤我吾
嘗題湘妃圖云舜陟蒼梧百一旬英皇亦是老人身
白頭歲晚邀同死湘竹何緣染淚新其說出於秦漢
陋儒千百數年任其談夢無人為一洗之何耶

今道家者流禮玄設醮利濟普度昔宗老子曰清淨
曰澹泊曰無為斯言豈知老子者老子之學陰刻伎

害乎後群動必欲舉世雷同正與清淨又奔走天下
務以飽其谿谷正與澹泊又雖雄黑白喻張強弱廢
與奪字皆收斂機緘退藏於密正與無為又周末世
衰諸侯尋戰其智巧刊落靡所於騁自謂大道不行
慨然厭世飄翩長逝遠駕青牛然而馳驟未發之心
洗鍊必為之志如火斯烈膠轕熱中偶於尹喜發之
五千言者不覺其本色之宣洩耳學者昧其旨趣目
為虛玄張道陵之徒竊以自誣至土偶其形踴暢其
教正不知胡冠越龍向背不同抑何啻尋尺也老氏

之後莊烈得之為放誕晉晏得之為事功申韓得之
為刑名蘧張得之為揣摩鞅斯得之為峭刻文景得
之為仁厚鄉愿得之為忠信廣繫是皆老子之支流
足以獨當一面而况其全者乎是故得老氏之全者
用柔乘剛致弱乘強而天下莫能當焉者也

王景畧臨終告其主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
中華大統天意必不絕之臣歿之後願勿以晉為圖
鮮卑寇胡我之仇讐布滿畿甸且漸除之以安社稷
夫適仕秦二十餘年法行令肅國富兵強直霸王之

雖圖桓文之宏績也雖其治尚嚴急固亦時所宜然其視蕭何在関孔明治蜀豈甚相遠晉而用猛必可光復故物得志中原而溫棄以資秦始人之有伎媚嫉以惡之今即猛屬績之言深明夷夏之分倦倦晉室不忘中華籌國至忠為謀甚正且逆計其身後之事知符堅有望外之圖豈所謂死諸葛料生仲達乎堅苟思猛遺留之言納陽平公之諫保境相特與民休息十慕容重百祧養將老死域中奚其喪元初伐宋惜無持猛之說為宋地者當時惟一郝經勸其講

好而宋又稽留之豈天欲忘宋陰庇賈賊以成其亂也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世儒云道之距者謂之文然則道之微而隱者獨非文乎語大莫載語小莫破是故無顯無晦皆謂之文耳孔子志慕周公學繼文王其以身負斯文之重如此故曰匡人其如予何然自顏淵博文之外群弟子鮮能識其大要之皆具體而微是以威儀詞章其文而文王所以為文者不講濶溪明道千載希

聲僅一耳傳文顧益盛而學日離矣然則其志之也
柰何求孔子當識顏淵師文王當法孔子

舜殛鯀而禹為虞庭用舜公也司馬昭殺王儀而王
衷終身不仕晉昭私也伍奢伍尚死於平王伍員亡
命荆吳圖存家祀毀蓋沒世不為楚臣亦足以自雪
矣乃憑強吳之勢興入郢之師啓墓鞭舊主之尸緒
官逐吾君之子是可忍乎世言伍胥諫吳夫差不聽
竟至殺身而邦隨以傾曰吳之忠臣至其覆宗國之
凶禍無將之思感置鼎論指洪潮汎怒之氣為鳩夷

今古之寃信斯言也亂臣逆節報君及仇固宜接迹
於時世道將焉攸賴

世恒罪始皇坑儒愚意始皇所坑者特盧生韓生方
術之輩藝伎之流非貪饕以苟富貴則曲學以就功
名者耳扶蘇所謂誦法孔子者特欲遺始皇無道之
凶而阻其濫殺之思談言微中欲以解紛者也焚坑
之後如禮樂之兩生橫絕之四皓傳經之伏勝遮說
之董公歸然其光策名漢代其人皆無恙也穆生申
公尊嚴師道隋何麗食雅善說詞言栢先王勸導法

軌彼豈非誦法孔子而儒者之高蹈哉使列坑如火
法網彌天是數子者縱能免坑底之灰亦將填溝中
之瘠矣廬韓者處士橫議以非道干秦志不得行因
危言撼主蓋將驪龍而奪其珠入虎穴而取其子不
至殺身而燭虐不已也董公數語義正詞嚴漢氏鴻
基實所結構上薄湯武順天應人豈良平秘請所敢
望之烈矣秦坑而數子者飄然世外吾以是謂秦未
嘗殺真儒

廬韓先生
遺書

孤竹賓談跋

石陽陳先生行部夷齊之墟仰止

首陽之節神契心唯商確今古著

書數卷命曰孤竹賓談其尚論而

得之深者乎夫孟子之稱夷齊則

曰百世之師韓子頌之則曰天下

非之而不顧夫以天下之大而獨
是其見以百世之遠而薰染其風
自非識邁等夷備道全美者孰能
與邪今觀賓談之作大抵辨疑似
闡幽微抑倖成憫弗違出獨見之
言析同異之論充斯志也盖有六

今非之而不顧者矣其識不亦偉
乎且使千載之下微者彰隱者著
疑似者有所辯明以之定取舍之
極一向背之志其廉頑立懦之道
盖異世而同符矣非尚論而得之
深者歟繼不屬吏受其言而讀之

知其足以信今而範後也因協縣
貳白子鈔諸梓焉以求先生之言
廣先生之教若夫循良之績典則
之文其信今而範後又有大於是
者而非繼之所能盡述也刻此以
見其一云屬吏知固安縣事斟彝

蘇繼拜手謹跋

固安縣丞晉陽太谷白道

謹刊

固安縣丞晉陽汾州郭諶

校正

卷之三

卷五

五

五

五



